

## 初探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 以敦煌本《韓朋賦》為中心

謝明君

### 摘要

受到中國傳統封建制度的影響，年輕男女想要獲得愛情與婚姻上的自由與自主是相當難得的，無論是受到權勢者的欺壓或者是來自家庭裡的壓迫，都令許多的有情人徒增憾恨，更造成了愛情上的悲劇。因此，關於愛情這樣一個題材，便成了中國民間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的面向，也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面對於現實的不如意，在許多的民間愛情故事中，作者往往通過了幻想的活動，把故事內容轉換成一個理想的模式，不僅表現了愛情的堅貞，更試圖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與矛盾。而敦煌本《韓朋賦》便是受制於當權者的壓迫而造成的愛情悲劇，本文將以此民間故事賦作為討論的中心，來探究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並探討這類小說創作背後所隱含的思想意義。

關鍵詞：民間故事、韓朋賦、幻化、化鴛鴦、化蝶

## 一、 前言

在古代封建專制的統治下，愛情、婚姻都是難以自主的，無論是受到權勢者的欺壓或者是來自家庭父母的壓迫，都令許多的有情人徒增憾恨，更造成了愛情上的悲劇。因此，關於愛情這樣一個題材，便成了民間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的面向，也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意義。對於現實的不如意，在民間的愛情故事中，作者往往通過了幻想的活動，把故事內容轉換成一個理想的模式；這樣的愛情故事不僅是單純的想表現愛情，更有著反封建的深層內涵與揭露社會的黑暗矛盾之意義。

在中國民間的愛情故事中，男女主角常因為貧富懸殊、地位不一而受到家庭雙親的反對<sup>1</sup>，又或者遭受了當權者的壓迫欺凌而無法結合<sup>2</sup>；這種愛情上的悲劇，往往也是社會上的悲劇，在這類故事中作者便將現實與理想交織在一起，用幻化的方式讓男女主角能圓相守之夢，諸如此類的故事內容大致有《韓朋故事》、《梁祝故事》、彝族民間傳說《一雙虹彩》、《孔雀東南飛》等。以下將以敦煌本《韓朋賦》作為討論的中心，來探究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sup>3</sup>，並探討這類小說

---

<sup>1</sup> 此類愛情上的悲劇在許多中國傳統的傳奇故事中，如唐代傳奇的許多故事裡多有描寫；另一類如《梁祝故事》，同是受到家庭的壓迫而造成婚戀的悲劇，然而作者卻在故事的結尾安排了幻化的過程，使得男女主角終能以另一種的形式繼續相守。

<sup>2</sup> 此類故事如《韓朋故事》、《一雙虹彩》等，即使受到強勢的統治者逼迫欺凌，致使男女主角喪失性命，然而憑藉著對愛情的堅貞，即使生前無法相愛相守，死後仍得幻化為物，成就美夢。並且更在故事結尾，描述了對當權者的報復，可說是人民反抗意識的抬頭。

<sup>3</sup> 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除了男女主角因為受壓迫於種種束縛與殘害，致死後變幻為他物以完成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的理想；另有一類如《白蛇故事》、《聊齋》裡的狐仙故事等，便是因為地位的不等、男主角的貧窮等種種因緣，而使得妖仙們幻化為人來報恩，亦是傳統愛情故事裡常見的例子；然本文主要是以《韓朋故事》為探討的主軸，因此，此類故事在本文中便不論及。

創作背後所隱含的思想內涵。

## 二、 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

在中國民間的愛情故事中，因受之於家庭的壓力或者權勢者的壓迫，以致造成了愛情上的悲劇，男女主角的下場常常是相偕殉情，以達成悲劇的感人效果；然而，也有許多的愛情故事不甘於現實的幻滅，而寄予一種理想的寄託，讓男女主角在死後幻化為某一物作為象徵，而能繼續常相廝守。這種現實的愛情悲劇以幻想性的情節或結尾令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得以一個理想的結局，在民間的愛情故事裡有許多這樣的內容描寫。因為這類故事繁多，不及備載，此處主要是以《韓朋故事》、《梁祝故事》、《一雙虹彩》以及《孔雀東南飛》來作為主要討論的對象，並藉此來整理出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主要幻化類型。

### 1、化石、化鴛鴦 ~ 以韓朋故事為例<sup>4</sup>

《韓朋賦》本為敦煌的民間故事賦，敦煌原本題為「《韓朋賦》一首」。關於韓朋的故事，最早是記載於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一〈韓憑妻〉，後來敦煌本《韓朋賦》在充分吸收了干寶《搜神記》裡原本已有的情節上，將原故事的人物名稱韓憑、何氏、蘇賀等人改為韓朋、貞夫、梁伯，並且發揮韓朋夫婦相愛之情、屢

---

<sup>4</sup> 文本請參見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頁961-965。

遭陷害、及其死後復仇的細節描繪，而成就了《韓朋賦》裡韓朋夫婦的故事。這個故事主要是描述韓朋出遊，仕於宋國，期限三年；然而三年之期已到，韓朋卻仍不歸，其母與妻百般思念，其妻貞夫寄書予朋，抒懷心中相思之情；韓朋得到妻子的書信，同感心悲，便興起了還家的念頭；當他欲向宋王請求還鄉，卻因其不慎，竟然將妻子的書信遺失在殿前，從此便開始了他與妻子之間的愛情悲劇。宋王得到這封書信後，相當愛之，也興起了奪取韓朋妻—貞夫的信念，便派遣了梁伯前往韓朋家取回貞夫，貞夫初時並不應允，然因梁伯用盡計謀，使得貞夫不得不跟隨回宋國；到了宋國之後，貞夫被宋王拜為一國之母，卻因為日夜思念韓朋而面容憔悴，宋王將此事告之大臣，問誰能薦之，梁伯即薦之曰：「朋年三十未滿，二十有餘，姿容窈窕，黑髮素絲，齒如珂珮，耳如懸珠。是以念之，情意不樂。唯需疾害朋身，以為囚徒。」宋王因此而加害韓朋，使其牙齒斷落，並穿著破衣建築清陵之臺；貞夫得知，異常悲痛，前往探看，並書信予韓朋曰：「天雨霖霖，魚游池中，大鼓無聲，小鼓無音。」韓朋得此書，便自縊而亡。後來因為貞夫之請求，宋王便禮葬韓朋；貞夫前往觀墓，繞墓三匝，嚎啕啼哭，回頭辭百官道：「天能報此恩。蓋聞一馬不被二安（鞍），一女不事二夫。」便以苦酒浸衣自縊。百官們遣使者告知宋王，宋王大怒，前來韓朋之墓尋貞夫，卻尋之不得，請見以下描述：<sup>5</sup>

---

<sup>5</sup> 參見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天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頁965。

不見貞夫，唯得兩石，一青一白。宋王睹之，青石埋於道東，白石埋於道西。道東生於桂樹，道西生於梧桐。枝枝相當，葉葉相籠，根下相連，下有流泉，絕道不通。宋王出遊見之，問曰：「此是何樹？」梁伯對曰：「此是韓朋之樹。」「誰能解之？」梁伯對曰：「臣能解之。枝枝相當是其意，葉葉相籠是其思，根下相連是其氣，下有流泉是其淚。」宋王即遣人誅伐之。三日三夜，血流汪汪。二札落水，變成雙鴛鴦，舉翅高飛，還我本鄉。唯有一毛（羽），甚好端正。宋王得之，遂即磨拂其身，大好光彩，唯有項上未好，即將磨拂項上，其頭即落。生奪庶人之妻，枉殺賢良。未至三年，宋國滅亡。梁伯父子，配在邊疆。行善獲福，行惡得殃。

受到宋王一再欺凌的韓朋夫婦，死後不僅化為青白石，並且各自生於桂樹與梧桐樹下，兩兩相抱；宋王見之，卻仍心狠地命人砍伐，最終被砍伐的樹枝，落入水中，兩人再度幻化為鴛鴦，比翼雙飛。現實的悲劇，並不因此而屈服於權勢下，作者反而運用轉化的方式，讓韓朋夫婦最終化為鴛鴦而繼續相守。這樣的結局，不僅為韓朋夫婦情深找到了一個理想性的出口，最後宋王以鴛鴦之羽毛磨拂其項上，其頭因而斷之，更展現了當時人民對於封建的反抗意識；由此可見，這樣的愛情故事不再只是單純的談情說愛，而是有著更深層的社會意義。

## 2、化蝶 ~ 以梁祝故事為例

在中國的民間傳說中，「梁祝故事」是相當為人所知曉的。這個故事最早的記載始見於初唐梁載言的《十道四蕃誌》，記下了「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塚」的事。後來晚唐張讀的《宣室志》則記載了這個故事的全貌，名為《義婦塚》。直至明代馮夢龍所編的短篇平話集《古今小說·李秀卿義結黃貞女》，裡頭列舉了幾個同為女扮男裝的傳說，而梁祝故事亦為其中之一。此處就以馮夢龍的《古今小說》中所記載之梁祝事為本，故事主要是描寫祝英台女扮男裝至外遊學，在學館認識了梁山伯，並且兩人還結為兄弟，一同吃睡，如此過了三年。這三年裡，英台總是衣不解帶，山伯每有疑惑問之，她也總是支吾言語。後來學問成就，相別還家，英台還家後約山伯兩個月內來訪；然而返家之後的英台，卻被兄嫂許配給大戶之家馬氏。六個月後，待山伯來尋祝九舍人時，只見英台紅妝翠袖，極為驚訝；兩人談及婚事，才知英台已許配給馬家，山伯相當後悔自己的來遲，返回家中後就一病不起，臨終前吩咐父母，將其死後葬於安樂村路口。次年英台出嫁之時，行經山伯之塚，忽然狂風四起，彩轎不能前進。英台舉目觀之，忽見山伯飄然而來，出轎之後，山伯之墳忽然裂開，英台躍入殉情，眾人急忙拉著英台之衣，衣片遂幻化成兩隻美麗的蝴蝶。請見下文所節選之原文：

英台果然走出轎來，忽然一聲響亮地下裂開丈餘，英台從裂中跳下，眾人扯其衣服，如蟬脫一般，其衣片片而飛，頃刻天清地明，那地裂處，只如一線之細，歇轎處，正是梁山伯墳墓，乃知生為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

飛的衣服碎片變成兩般花蝴蝶，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為梁山伯，黑者為祝英台，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為梁山伯祝英台也。<sup>6</sup>

梁祝的傳說取材於現實生活，又富有傳奇的色彩，加以悲劇的結局與理想化的結尾，使得整篇故事達到了一個和諧的統一。作者藉由此故事不僅想歌誦愛情婚姻的自由，並且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展現了反封建制度的意識。

### 3、化彩虹 ~ 以一雙虹彩為例<sup>7</sup>

《一雙虹彩》是彝族的傳說故事，主要是記敘了從前在彝族有個頭頭叫作汝摩，他是個殘暴、無理的人；生活在這裡的百姓，總是受著他的欺壓凌虐。那時有個彝族的青年名叫斗各哥孺達，有著一位賢慧美麗的妻子與漂亮的妹妹。斗各哥孺達在汝摩底下做事，某天，他的妻子作了一個「密褶」的香包帶讓他帶在身上，並且吩咐他：「遇到汝摩，將帶藏起；遇到朋友，露起帶來。」然而，大意的斗各哥孺達竟在汝摩屋裡打掃之時，不小心將香包帶給露出一角來，並且讓汝摩給看見了，質問他：香包帶是誰所作的？斗各哥孺達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便說是妹妹所作；然而，汝摩並不相信，命令他隔天將妻子與妹妹一起帶來讓他檢查她們的手。次日，斗各哥孺達的妹妹刻意將自己梳妝打扮一番，而妻子故意穿著舊衣，弄髒雙手，一起來到了汝摩的住所，讓汝摩檢查，可是仍舊被汝摩給識破的出

<sup>6</sup> 文本請參見明馮夢龍編：《古今小說》（下），世界書局，1991年3月，頁240-241。

<sup>7</sup> 文本請參見賈芝、孫劍冰編：《中國民間故事選》（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7月，頁349-353。

來。當日半夜，設下詭計的汝摩，命人傳話要斗各哥孺達準備好戰俱，準備上戰場作戰，隔日清早，斗各哥孺達便騎著自己的黑馬跟隨汝摩出兵打仗。誰知，早已想辦法要殺害斗各哥孺達的汝摩，將他帶至不遠的山峽，便將他殺害；斗各哥孺達的黑馬便飛奔回家向他的妻子報憂，並帶給她丈夫先前所留下的永別的血書。

失去丈夫的斗各哥孺達的妻子，本欲當下便自殺殉情。然而，當她得知殺夫的仇人是汝摩時，便決心向汝摩報仇。當汝摩命她服侍於自己時，她便佯裝應允，並要開出三個條件，要汝摩完成，她才願意服侍。第一，幫她丈夫超度念經，並打綿羊白了一面山，打山羊黑了一面山，打黃牛紅了一面山；第二，準備各色花紋緞子做的衣裙、鞋、襪、披風等九十九套，金銀珠寶九十九件，鹽巴九十九挑；第三，在幫丈夫念經滿一百天的同時，用九十九背的乾柴燒化屍骨，並且當天，她要親自去觀看辭別。當斗各哥孺達妻子得到衣裙和鹽巴時，她便將它們一起放到水裡泡透，才又將衣裙取出曬乾。直至百日屆滿，斗各哥孺達妻子換上一身的新衣來到焚燒屍體的地方，此時汝摩也把當日她的吩咐全都準備完成。然而，當開始焚燒屍體時，屍體卻都無法燒著，汝摩便問斗各哥孺達妻子：「屍體為什麼燒不著？」第一次時，她回答說：「是因為斗各哥孺達想要你的妻子。」汝摩便將妻子給斗各哥孺達；第二次仍燒不著，她又說：「是因為斗各哥孺達想要你的兒子。」汝摩又將兒子燒給斗各哥孺達；第三次仍燒不著，她又說：「斗各哥孺達還想要你的母親。」汝摩又將母親燒給斗各哥孺達。如此，汝摩的全家人都被燒光了，屍體仍然著不了火，汝摩便又問：「究竟為什麼會這樣？」還命她不要再亂說。此時，

斗各哥孺達妻子便走近火邊，扯下自己的一束頭髮丟進火裡，暗暗祝禱，斗各哥孺達的屍體便流出油水燃燒了起來；而且此時，斗各哥孺達妻子也將自己投進火中殉情。汝摩命人趕緊將她拉住，卻只能拉到她的衣角、裙角，因為她的衣裙早就被鹽水泡得腐朽了。汝摩相當氣憤的下令左右殺了那些丫頭，在還沒動手時，卻看見斗各哥孺達夫妻相抱燃燒，一下子就化盡了；並且從火苗中長出兩株合抱樹來，直見高聳。汝摩氣憤地欲將樹木砍下，然而，樹木卻流出血來，被砍斷了卻不倒下，並向天空飛騰而去，幻化為一對白鶴，比翼雙飛。汝摩氣極了，又張弓搭箭射殺雙鶴，只聽悲聲長喚，震動雲霄，雷轟電閃，雨暴風旋，雷電打死了汝摩。一會兒，風雨停歇，雲霧散去，只見蔚藍的西邊天空現出了一輪紅日，斗各哥孺達夫妻倆變成了東邊天上環抱彝族人民的一雙彩虹。

因此我們可以見到，在這個故事裡不僅表現了斗各哥孺達妻子對婚姻愛情的堅貞，也充分展現了對統治者的反抗心態。

#### 4、化鴛鴦 ~ 以孔雀東南飛為例

《孔雀東南飛》是漢代樂府民歌中的長篇敘事詩，最早是見於徐陵的《玉臺新詠》，題作《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後宋代的郭茂倩《樂府詩集》記載了這首詩以及序文入《雜曲歌辭》，題作為《焦仲卿妻》，稱為「古辭」，並說「不知誰氏之所作也」；而近人則多取本首詩的首句擬題，稱作為《孔雀東南飛》。這首詩大致是創作於東漢獻帝建安年間，為當時之人根據廬江郡實有其事的一個婚姻的悲劇

中國愛情傳奇中的幻化類型—以敦煌本《韓朋賦》為中心

寫成，後來更在民間口頭流傳。

這首敘事詩共三百五十多句，一千七百多字。故事內容通過了焦仲卿與劉蘭芝對恩愛的夫妻，因受到家庭的壓迫，而造成了婚姻的悲劇，來控訴舊禮教制度的束縛與門第觀念的殘害，表達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愛情幸福的願望。劉蘭芝是一個平民家的女子，而焦仲卿則是一個衰落了的大家子弟，兩人相愛，並且共誓「黃泉共為友」。然而焦仲卿的母親卻始終無法忘懷自家是「仕宦於臺閣的大家」，總是歧視著劉蘭芝，並且百般的嫌棄與虐待，後更逼迫仲卿休妻。劉蘭芝被遣回娘家後，因為兄長的世俗習氣，逼迫蘭芝再嫁，蘭芝便也暗自決定將以身殉情。因此，蘭芝在新婚之夜，便投水自盡，仲卿得知之後，亦自縊身亡；他們兩人以自己的生命來表明了對愛情的忠貞不渝。然而這樣的一個悲劇下場，作者最後又賦予一個理想的情懷，在故事結尾添加了浪漫的筆觸，在枝葉相通的墓木上棲落了一對鴛鴦鳥，夜夜相鳴到天明。且看節錄之原文：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

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裡，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青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響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sup>8</sup>

從漢末至南朝，《孔雀東南飛》在民間的口頭傳唱中不斷地被加工潤色，吸收許多的民間敘事藝術手法，而成為了漢代的樂府民歌中最傑出的長篇敘事詩。受到傳統禮制迫害的焦仲卿與劉蘭芝，即使過著恩愛的夫妻生活，仍然被焦母強迫分開，又因為蘭芝被父兄逼迫再嫁，兩人終於相偕殉情，最終造成了這個婚姻上的悲劇。作者在故事結尾，也安排了一對鴛鴦鳥，「仰頭相響鳴，夜夜達五更」，試圖透過這樣的一個情感轉換，將兩人之精魂幻化為鴛鴦，仍得常相守。

### 三、 韓朋故事的演變

---

<sup>8</sup> 文本請參見龔慕蘭輯註：《樂府詩選註》，廣文書局，1978年10月，頁67-74。

敦煌本《韓朋賦》為敦煌民間的故事賦，這個故事在敦煌唐人中頗為流行，因此有許多紀錄本收藏於敦煌石室中，目前已知的五個寫卷，分別為：斯三二二七、斯三九〇四、斯四九〇一、伯二六五三、伯三八七三。然而，韓朋故事最先起源並非是《韓朋賦》，而是晉干寶的《搜神記》在其卷十一〈韓憑妻〉中所載的故事：<sup>9</sup>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淪為城旦。妻密遣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王哀之，遂號其墓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

<sup>9</sup> 文本請參見晉干寶：《搜神記》，里仁出版社，1982年10月，頁141-142。

在干寶《搜神記》裡的韓朋故事仍是單純地描繪韓憑夫婦之間的夫妻情深，故事中的物以韓憑、何氏、蘇賀為稱。此外，《藝文類聚》、《嶺表錄異》、《法苑珠林》以及《太平御覽》等書都有大體相同的記載。在唐釋道世的《法苑珠林》以及宋李昉等撰的《太平御覽》，「韓憑」皆作「韓馮」；而唐劉恂的《嶺表錄異》引《搜神記》作「韓朋」，並且於「朋」字下自注云「一作『憑』」。「朋」、「憑」二字相通，疑是古音近；而「憑」、「馮」二字則於古時通用；由此可知，韓憑、韓馮、韓朋皆是指同一人。

韓朋故事發展到了南北朝時代，便有以韓憑來代稱鴛鴦的寫法。庾信在其《庾子山集》中有一篇《鴛鴦賦》云：「盧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樑。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羅空床。見鴛鴦之相學，還欺綿而淚落。南陽姿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況復雙心並翼。馴狹池籠，浮波弄影。刷雨看鳳，共飛詹几。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壽欲婚，溫嶠怨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床之難守。」在此文中的韓馮便是被代指為鴛鴦，也顯示出了韓朋故事在南北朝時代，更加深入了人心。<sup>10</sup>

而後敦煌文學中的《韓朋賦》便是在《搜神記》舊有的情節基礎上，將韓朋夫婦間的深情以及宋王的殘害加以開展描寫，又添加了韓朋夫婦死後對宋王的復仇，如文中所描寫：「唯有一毛羽，甚好端正。宋王得之，遂即磨拂其身，大好光

<sup>10</sup> 轉引高國藩：《敦煌俗文化學》，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11月，頁461。

中國愛情傳奇中的幻化類型—以敦煌本《韓朋賦》為中心

彩，唯有項上未好，即將磨拂項上，其頭即落。」<sup>11</sup>我們可見《韓朋賦》裡對於宋王這個人物的結局描寫，較之先前實更強調了人民對抗統治者的不滿心態。而《搜神記》中原本的人物名稱在《韓朋賦》中也被加以修改，使得原本結構較為簡單的故事變為結構嚴謹的小說，並將單純愛情故事上的悲劇深化為具有人民性的反抗意識。若將韓朋這類愛情上的幻化類型故事，較之其他愛情故事的幻化類型相比，實可見韓朋故事具有更深層的社會意義。

#### 四、 韓朋故事中的悲劇意義

##### 1、揭露社會的黑暗面

《韓朋賦》是從愛情悲劇的角度，概括了現實社會的黑暗面貌。<sup>12</sup>在這個故事賦裡，儘管作者用悲劇的藝術手法來處理韓朋夫婦的性命，然而在故事內文裡，作者卻用描繪貞夫的堅貞與韓朋的受苦來對比宋王的殘暴與梁伯的罪惡，試圖藉此來顯示出人民百姓長久以來受壓迫於封建社會中的不公不義；作者最後更是透過了宋王斷頭之事，來表達出儘管當權者掌握著絕對的權勢，然因為貞夫有著一顆堅貞、善良並且具有反抗意識的心靈，宋王無論在其生時、死時皆無可奈何。如故事最後所描繪，韓朋夫婦死後化為青白石，各生於樹下，枝葉相籠，根下相連，宋王仍欲害之的情節「…宋王即遣人伐之，三日三夜，血流汪汪，二札落水，

<sup>11</sup> 請參見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頁965。

<sup>12</sup> 請參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99。

變成雙鴛鴦，舉翅高飛，還我本鄉。唯有一毛羽，甚好端正。宋王得之，遂即磨拂其身，大好光彩，唯有項上未好。即將磨拂項上，其頭即落。」多麼駭人的結局，在作者如此的一個創作想像中，充分表達出了人民對統治者堅決反抗到底的決心，更含藏著對罪惡的譴責、對人民的同情以及因果報應的觀念。

## 2、堅毅的人民形象

透過敦煌本《韓朋賦》的內容呈現，我們可以發現在《韓朋賦》裡充滿著堅毅的貞夫形象，其實應該是當時人民百姓的象徵。作者在故事裡把貞夫設計為一個擁有著智慧、良善並且對愛情忠貞的婦女形象，又把這樣一個人物放置於充滿著矛盾的對立中去表現；我們可見文本裡對貞夫與宋王之間的關係的描寫，當她被宋王強娶回宮中，並且過著富貴繁華的生活，理當應是歡欣的；然而，卻不然，貴為一國之母的貞夫，日夜思念著韓朋，面榮憔悴，堅決地表現出甘於過著貧困的生活，也要忠實於貧賤的丈夫。她不受宋王的種種誘惑，並且運用自己的智慧識破了梁伯的詭計，雖然最終仍是一死，卻展現出了她面對壓迫時的堅毅與反抗心態，最後更報復了宋王的迫害。這樣的人物形象描寫，正顯示出了當時人民對統治階層的深深反感與唾棄。

## 五、 幻化類型故事的思想內涵

在中國民間的愛情故事中，關於幻化這一個題材是相當繁多的，無論是因為地位懸殊或種種因緣，而有仙女、狐仙蛇精等幻化為人間女子來依靠；或者是礙於現實的無法結合而殉情，死後男女主角幻化為某象徵之物而繼續相守，表現出愛情的可貴與堅貞。如此情節故事的安排，其實都具有著作者的理想與思想投射在裡頭，此處便據以上所學之故事，試圖理出幻化類型故事的主要思想內涵。

## 1、理想的寄託

封建制度下的愛情悲劇常是令人不忍與感慨的，《梁祝故事》便是中國傳統的愛情故事裡頗有名氣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受制於家庭制度的壓迫與封建制度的迫害，使得祝英台在梁山伯死後，於出嫁之日哭於墳前，山伯之墳因而裂開，英台躍入墳中而殉情。其實故事至此理當結束，然而因為作者與人們寄予同情的期待與對封建制度的控訴，不甘於彼此情深的男女主角就此死去，最後便又設計出了兩人化為蝴蝶，自墳墓裡齊飛而出，從此攜手同行的結局。如此的愛情悲劇便被轉化為一種同情與理想的期許，成就了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夢。

## 2、反抗的意識

在中國許多的愛情悲劇中，除了因為同情而安排男女主角最終得以以許多的形式攜手共度外，尚有一種是作者寄予理想的寄託之外，更在故事裡加深了較為深層的社會意義與思想內涵來反抗權勢者的壓迫。敦煌本《韓朋賦》便具有這樣

的一個特色。韓朋故事裡壓迫的來源並非由於翁姑，而是當權者的無理與殘害；自古在封建傳統下，人民總是受害於統治者，卑微低賤地存活著，不感有一絲的反抗，即使有，也只能深藏心中而不能表露。然而在《韓朋賦》裡，韓朋忍耐於宋王的加害，而貞夫則以智慧與堅貞來對抗宋王的壓迫與利誘，作者塑造了這兩個人物，尤其是貞夫的形象，來表現出當時人民對當權者的深惡痛絕與反抗心態；而宋王與梁伯的角色正顯示出社會的黑暗與封建制度的不公。因此，在韓朋故事裡其實是有著更令人深思的社會議題需要人們來關懷，而不再只是純粹地描寫愛情故事了。

此外，在彝族的傳說故事《一雙虹彩》裡，我們也可以清楚地見到一個相當具有反抗意識的人物形象，她就是斗各哥孺達的妻子；在故事裡雖然她沒有名姓，卻是個相當有智慧並且對愛情堅貞的女子。在汝摩的百般殘害下，死後的斗各哥孺達夫妻即使幻化為雙鶴與合抱樹，仍是受到汝摩的迫害；樹木斷了卻也不願倒下，充分表現出了對統治者的不區不撓與反抗，直至老天最後收服了汝摩這個殘暴的惡勢力，他們夫妻倆才化為一雙彩虹，在天空觀照著彝族人民。

## 六、結論

經由以上對中國民間愛情故事的幻化類型做一個粗略的整理，我們可以得知幻化類型的故事在中國各民族之間皆有類似的傳說，而韓朋故事中幻化的情節內

中國愛情傳奇中的幻化類型—以敦煌本《韓朋賦》為中心

容似乎也有著一定的傳承與濫觴；如彝族的《一雙虹彩》就與韓朋故事有著某些雷同的情節，而《韓朋故事》與《孔雀東南飛》以及《梁祝故事》之間的關聯，似乎也幾經轉折後，在化鴛鴦或化蝶的情節上，有著某些不可分的關係存在。

因而，我們由《韓朋故事》可知描寫愛情的幻化類型故事，不僅強調了愛情婚姻的堅貞與可貴，繼而給予了故事中主角幻想與理想的結局安排；更由於這些愛情的悲劇，是來自於封建社會的罪惡、傳統禮教的壓迫與家庭父母的壓力，因此的情節上，更有著反封建、反禮教的思想存在，充分地表現出當時人民對於當權者的反抗意識。

## 參考書目

- 1、明馮夢龍編：《古今小說》（下），世界書局，1991年3月。
- 2、晉干寶：《搜神記》，里仁出版社，1982年10月。
- 3、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
- 4、賈芝、孫劍冰編：《中國民間故事選》（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7月。
- 5、龔慕蘭輯註：《樂府詩選註》，廣文書局，1978年10月。
- 6、張錫厚：《敦煌文學源流》，作家出版社，2000年5月。
- 7、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 8、高國藩：《敦煌俗文化學》，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11月。
- 9、鹿憶鹿：《中國民間文學》，里仁書局，1999年9月。
- 10、段寶林：《中國民間文學概要》，1981年2月。
- 11、《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 I），錦繡出版公司，1992年12月。